

末世探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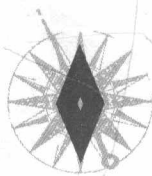
1 冥府神鸟

探脉人，也叫穿山金主，是一种探寻深渊洞穴、古代地底工事，寻找地下宝藏的职业。
他们倚仗的不是功夫和武器，而是掌控事件发生概率的能力。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末世探脉人



伊村松鼠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世探脉人. 1, 冥府神鸟 / 伊村松鼠著.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340-6861-4

I. ①末… II. ①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1932 号

责任编辑 吕逸尔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谢沈佳
特约编辑 梁洁 黄香春
执行编辑 蒋甜
设计制作 张鼎
责任印刷 陈柏荣

末世探脉人 1 冥府神鸟

MoShi Tan Mai Ren 1 MingFu Shen Niao

伊村松鼠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书 号 ISBN 978-7-5340-6861-4
定 价 34.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由伊村松鼠委托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授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在
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未经书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
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子

无力回天

001

第一章

玄场

004

第二章

寻墓

018

第三章

着道

032

第四章

三眼族

047

第五章

伏羲八卦

062

第六章

逃出山洞

076

第七章

三角锥

091

第八章

神秘人

105

第九章

密室

120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长子虚

136

第十一章

神启会

151

第十二章

红玉

166

第十三章

金字塔

181

第十四章

记忆容器

196

第十五章

文字游戏

211

第十六章

选择

230

第十七章

怪鸟

245

第十八章

终极玄场

260

第十九章

九死一生

275

引子 无力回天

商方樵回过神来时，只听到一句话：“跑啊！愣着干吗？”

他转过头，看见薛一民伸出手要拉他，他刚要把手递过去，一块巨石嘭的一声砸在对方背脊骨上，薛一民一下咳出一摊血水来。

那薛一民半个身子被生生压在石头底下，估计受伤很严重，但他还是咬着牙，用尽力气冲商方樵喊道：“快，拿着东西走，趁湖水还没进来。”

商方樵脸色煞白，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抱着背包愣在那儿，脚肚子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迈不动。

“我没事，就是压断了腿，下面的人也没事，都没事，都活着，你脑子里就这样想，往好了想。赶紧出去，把洞口封住……你知道怎么做……快！”薛一民看样子是坚持不住了，气息越来越弱。

对方这么一说，商方樵一下清醒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扛，双手死死地抠住洞壁往外爬，一边爬一边嘴里念着：“大伙儿都没事，大伙儿都好好的，都活着，全都活着，肯定都活着……”

一爬出洞口，商方樵赶紧把木桩子插进旁边的巨石底下，在木桩下垫了块石头，然后拼命地开始压木桩子。他整个身子都压在木桩上，手膀子几乎要抽筋了也没停。洞口被巨石抵住后，他趴在地上抓起泥巴就往缝隙里塞，一层一层地塞，直到整个洞口都被封得死死的。水来得很急，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脚背就被水淹了，还没跑出去两步，水已经没到腰了。

最后一段商方樵几乎是游上岸的，他趴在岸边，感觉肺都快炸了，心跳像锣鼓一样。

“还不能歇，还不能歇……”他身体一动也动不了了，但嘴里还在念叨，“大伙儿还没死，大伙儿还好好的，我还得救他们……”

商方樵咬了咬牙，使出劲从裤兜里掏出两块石头，两只手一手握住一个，闭上眼睛，嘴里默念道：“洞口封死了，湖水灌不进去，下面空间很大，很大，空气很足，薛一民腿废了，但还没死，没死……兄弟们都没事儿，我没看见他们谁死……一个都没看见……”

商方樵耳边传来卡车碾过沙砾的声音和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他睁开眼，看见对面有人从车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朝他跑过来。

“老七，你才来……”商方樵使出最后一丝力气爬起来，一把抓住跑到自己眼前的这个人，扯住他的衣领，一拳朝对方脸上揍过去，可惜几乎没有力气。

“都是你害的，你不是东西……”商方樵带着哭腔喊着，说完双腿一软，扯着对方衣领滑跪在地上。

“他们人呢？”这个叫老七的人把商方樵扶坐在地上，望了望眼前的景象，那积水已经变成了一大片湖泊。他皱了皱眉头，咧着嘴朝地上啐了一口。

“还活着，在湖底下，赶紧救人。”

“水这么深，洞口没淹？”

“别说丧气话！叫你救人，就算是把这湖水给抽干了也要把人救出来。”

“你说什么傻话，我上哪儿去给你弄机器抽水，这么深的湖，怎么抽！”老七也急了眼。

“那就从岸边挖洞，挖进去！”商方樵眼里全是血丝，他死死地盯着老七，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两块石头按在他手上，“握紧了，别往坏处想，往好处想，想着他们还没死……”

老七皱着眉头看着商方樵，握住了石头。他明白商方樵的意思，表情严峻地闭着眼攥了攥手心，心里默念了一阵，然后打开手掌看了一眼，但他一下愣住了，过了几秒，才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长长地叹了出来。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老七喃喃自语起来。他把手掌摊开，手心的石头在商方樵的眼前滚落到地上。

两块石头暗淡无光，而且都裂成了几瓣。

商方樵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他呆呆地看着那几瓣石块，然后慢慢地埋下了头。他死命地扯着自己的头发，脑袋往膝盖上拼命地撞着，末了，他的喉咙里爆发出一

声沙哑的嘶吼，这嘶吼充满了悲痛与绝望，回荡在死寂的沙漠里。

四十年来，这一幕像一根刺一样哽在商方权的喉咙里，他常常半夜惊醒，脑子里回荡着的一直是薛一民的那句话：“都没事……都活着……”

他没能再见一眼他的这位兄弟，而那个封闭的洞穴，即便是十几年后湖泊已经彻底干涸，他也没有勇气去打开它，一直到他去世。



第一章 玄场

接到司一介的电话，我搁下碗筷套上鞋子就赶紧出了门。

我的这个小叔不常主动联系我，要是他主动给我打电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缺钱了，要么他马上就要缺钱了。

当然，我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做他的“提款机”，我自然是要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要么是货，要么是能捞货的路子。

等我赶到玛雅户外的门面时，唐三七正躺在柜台边的椅子上看剧，见我来了，他扶了扶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拿手摸着自己的和尚头，露出一脸比哭还难看的笑冲我说道：“来啦，老板！”

“今天生意怎么样？”我一边问他，一边把卷帘门往下拉，只露了一米来高容得下一个人弯身进来的空隙。

“生意不怎么好，就出了两件冲锋衣、几扎动力绳。不过我说大哥，这生意不好你也不至于关门歇业啊，这越歇不越挡财路嘛。”唐三七见我关了门，嘴上说不妥，身子却一扭，转了过去，继续嗑着瓜子看起了剧，丝毫不把我这老板放在眼里。

我倒也无所谓，他本来就是的发小，从小光屁股玩到大的，大学没念完，没有文凭工作不好找，就和我合伙开了这么一家户外用品店。说是合伙，基本是我的本钱，平时进货送货他开着面包车给我跑腿，吃穿住用也都是我给他开销，他一个月还能存上点钱。

其实唐三七这人勤快也不傻，甚至某些方面还是个天才，捣鼓机械、电脑程序什么的挺在行。他大学时辍学跟人搞什么互联网创业，成天张口乔布斯闭口扎克伯格的，可惜情商低了点，没半年被人连钱带技术空手套了白狼，一气之下剃了光头，彻底做了个家里蹲，还美其名曰“看破世俗，远离红尘”。可别人当笑

话看也就算了，我还不只有拉他一把。

虽然我这店表面上的生意马马虎虎，勉强能付个房租水电，不赚不亏，但里的生意嘛，自然是有“水”进来，不然我拽着个“拖油瓶”的兄弟不只有喝西北风了？

“砰砰砰！”卷帘门被人重重地敲了几下，我还没来得及应答，唐三七就扯着公鸭嗓子吼了一声：“老板今天心情不好，暂停营业！”听得我直想一巴掌扇在他的和尚脑袋上。

“进来吧。”我走到门口弯腰招呼了一下，门外的人勾着身子钻了进来。

“哟，是小叔啊。”唐三七招呼了一声，“从纳木错回来了？”

我瞪了他一眼，转身拉死了卷帘门，帮司一介卸下越野包。

我掂量了一下包，心里一乐，笑着说：“挺沉啊，小叔。”

司一介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脸，走到饮水机旁接水喝了起来。

唐三七给他递了根烟，帮他点上。司一介吸了一口，缓了缓神，打了个跟上的手势，让我们上楼。

二楼是唐三七住的地方，这里常年乱七八糟的，但有一间房却收拾得整整齐齐，那里是我们的“作战室”——开会的地方。

一进房间，司一介就把背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全抖出来，我看了一眼，全是稀罕货。

光四轴石就有五六对，冰花水晶大的有鸭蛋大小，还有一堆凤羽木的毛料和一些零碎的散货。

这些都是探脉人必备的物件。

说起探脉，可能一般人不太清楚，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这是行话，也叫探脉淘金，是专门在岩洞、水洞、矿脉等地方探寻值钱宝贝的行当。这个行当风险大，利润高，所以探脉人必备的东西，卖价也高得离谱。我对这行当纯粹是一知半解，但小叔司一介是内行，一年到头在深山老林里活动，每次总会弄些货以及探脉人必需的器物回来，但从来不提怎么弄的。另外，他除了探脉以外到底在外面还倒腾些什么，赚的钱又都花在哪儿了，这些他也从来不说。至于他零零碎碎提到的关于探脉淘金的事，靠不靠谱，或者说是不是在忽悠我，我也

弄不清楚，但实实在在的是，这些东西他弄回来，我还真卖得出去，而且价钱不低。

我盯着桌上这一堆货，咽了咽口水，按平时出货的经验，估摸这一背包应该有个二三十万的价。

还没等我拿起来仔细瞧，司一介拿手臂一扫，把这些东西都堆到了一边。

“干吗啊小叔，这些东西你要是看不上眼，我都给你处理了，我不嫌重。”说着我使了个眼色，让唐三七赶紧拿袋子来装。

“商无量啊商无量，你说你小子什么时候才能从钱眼里钻出来，你也提高一下层次好不好？”司一介露出极鄙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亏了大伯后继无人，要我这个外子来给家里撑门面。”司一介说的大伯，就是我爷爷。听他说，爷爷生前也是做这行的，但“家门不幸”，我爸没稀罕做，司一介是爷爷妹妹的儿子，本来姑奶奶就比爷爷小不少，他出生得也晚，现在才三十刚出头罢了。我本该叫他小表叔，但家里人为了显得更亲近，从小就让我叫他小叔。他那些东西，也就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可别这样说，小叔，不是我不学啊，是我那老爸不肯学，你看你现在教我成不？”我一边往袋子里装东西，一边回应着他。

“得了吧，你是商家的独子，你有什么闪失我担当不起。”说完他摆摆手，“还有，东西卖了给我卡里打十五万，急用。”

“你是吸毒还是赌球啊，十五万？！”

“下次出去可能要花很多钱，你问了也白问，你又不不懂，钱财都是身外物。”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默念了一句：“身外物你还要十五万！”

司一介拉开背包的夹层拉链，从里面抽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这是啥？”唐三七扶了扶眼镜问道。

“老子又不是透视眼，不打开怎么会知道。”司一介沿着盒子边缘看了看。盒子看来有些年头了，锈蚀得厉害，盖子几乎和盒子锈在了一起，如果用蛮力，恐怕里面的东西都会被掰坏。司一介冲我说道：“去弄点除锈剂和砂纸过来。”

我赶紧下楼拿了工具上来。既然这东西司一介看得比几十万的货还重要，必然有他的道理。

司一介仔细地沿着已经锈蚀的盒盖边缘，先涂上一点点除锈剂，然后用砂纸慢慢打磨，整整一圈都弄得差不多了，这才小心翼翼地拔出猎刀，用刀尖插进一丝缝隙里，用手扣住顶盖，轻轻一压，只听咔嚓一声，盖子打开了。

里面竟然是两卷相机胶卷一样的东西。

虽然盒子里层有铝膜防锈，还垫了防潮垫，但不知道这胶卷保存得如何。我伸手拿起来看了看，是进口的老式120黑白胶卷，估摸年头没有五十年也有四十年了。

我们三人都没说话，我看了看司一介，他一副很疑惑的表情，看得出，他也没想到里面会是这个。

就在这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默，司一介摸出手机，走出房间去接了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回到房间，抓起椅子上的外套跟我说：“你带两对四轴石和两个冰花水晶，挑大个儿的，跟我走。”话音刚落，他又接着说，“算了，都带上，全带上。”然后他指了指胶卷，对着唐三七说道，“和尚，去想办法把这东西洗出来，找靠谱的摄影发烧友去弄，估计一般的地方洗不了。”

“嘿，您就放心吧，小叔，这种事我在行。不过话说在前头，这老式的120一卷也就十来张照片，盒子又锈了这么久了，能抢救出来几张我可保不准啊。”

“屁话多，能弄几张是几张。”

“要得。”说完唐三七便往他的房间里钻，到电脑上查资料去了。

我一边把东西打包，一边疑惑地问司一介：“去哪儿？”

“去送货，有个探脉的同行，遇到点棘手事，需要点材料，正好我这儿有现货，一起出给他。”

一听他说是去和探脉人见面，我一下兴奋了起来：“我说小叔，你不是不让我接触这玩意儿吗，咋又想通了？”说完，我提上袋子，推着司一介就往楼下走。

“这次算带你见见世面。有句话我先跟你说，你记牢了：探脉这个行当，是油锅里捞元宝的活儿，本事到家了，穿金戴银，本事不到家嘛，骨头都不保。”

“要得，牢记在心。”

他一边走，一边从柜台里抽了一包烟揣进兜里，说：“还有一句话……”

“小叔，你一次说完，我记性不差。”

“咱们家不是江湖杂耍的班子，花哨的东西咱不弄，金银财宝咱不贪，够用就行。这行当诱惑多，容易迷了眼，咱家有咱家的路子，别走歪了道。”

司一介这句话一出，可有点让人费脑子了，我问了一句：“咱家的路子到底是哪一路啊？”

“现在说细了你理解不了，时候到了，自然告诉你。”

我们两人打车来到目的地，下了出租车，便远远看见有个男的在朝司一介挥手。这里是繁华地带，高楼林立，不过这人身后却是一块围了砖墙的空地。不远处停着几辆豪车，向我们招手的那人身后，有几个西装笔挺的人，他们中间围着一个戴墨镜，穿着随意的中年人，一看就是一个大老板。

这群人朝空地中间走了过去，我们也赶紧跟了上去。朝司一介招手的那人走在最前面，他应该就是司一介口中的探脉人了。这年轻人看上去三十不到，穿着一身阿玛尼的休闲西服，发型时尚，样子还蛮帅。一眼看上去，怎么也得是大老板的公子哥，谁能想到他是在地洞里钻来钻去的探脉人。

“不像，是吧？”司一介小声地问。我点了点头。

“探脉人也分文武，你叔我是个粗人，穿山越岭的算是武脉，眼前这位不一样，算是文脉。他这应该是在给人看风水，看这架势，应该是给地产大老板拿地看脉。”

听司一介这么一说，我疑惑地望了眼司一介，小声问了一句：“难道探脉人业余还给人看风水？”

“你小子真是啥也不懂。这么说吧，探脉人里的文脉人，就是在探脉淘金时，帮武脉人寻脉看脉的，看个风水有啥稀奇的，他们要是点个风水，比那些风水先生靠谱多了。如果说冲锋陷阵的武脉人是将军，那文脉人就是军师，懂了吧？”

探脉人手里端着一圆盘，好像正在做什么法事一样。人群跟着他到了空地中央，他让大家围成一个圈，自己站在中间。我这才看清楚他手上拿的东西，很奇怪，本以为是风水先生用的罗盘，其实是一块赌场里转游戏的轮盘，上面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数字，还有一颗转动的珠子。

探脉人把轮盘在较为平整的地面放好，调整了一下水平度，然后用手旋转轮盘的轮辐，轮盘便绕着中轴飞快地旋转了起来。

这时，他朝旁边一个穿西装的人说道：“这位先生，你和大家合计一个数，但不要告诉我，然后大伙用手握住我的这只手腕，所有人心里都想着这个数。”那人看了眼老板，老板点了点头，然后这群人围在旁边商量了一下，便走了过来，握住探脉人的右手臂。

“大家盯着轮盘，心里默念这个数字。”探脉人说完，随即将右手的珠子往轮盘里一扔，珠子沿着旋转的轮辐，也转动了起来。

所有人紧紧地盯着轮盘，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好像大家都赌上了巨款在这个轮盘上一样。

随着轮盘渐渐停止了旋转，珠子也失去了离心力，最后哐当一声，落入了其中一个格子，数字是“37”。

人群里发出一阵惊讶的呼声，听得出，丝毫不差，他们商量的正是这个数。

但还没等大伙儿落声，探脉人就说了句：“37不是个吉利的数字……”然后他站起身来，从衣服内兜里掏出一根带子，仔细一看，上面竟然插着几把细小的尖刀。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他一下把尖刀都抽了出来，往天上一甩。一群人愣了一下，赶紧四下躲开。而这位探脉人竟然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张开双臂，闭目仰面，迎接“刀雨”的落下。

“嗖嗖嗖”，几把尖刀应声落地，深深地插进土里，而众人抬头一看，探脉人竟然毫发无损地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而尖刀几乎是和他擦身而过。

没见过这场面的我，着实吓了一跳，虽说运气好也有可能躲得过落下的尖刀，但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刀子要是插进手臂还不太要紧，这要是仰面挨上一刀，后果可不堪设想。

探脉人拾起刀子和轮盘，表情略显严肃地想了想，他让老板等他一下，然后朝我和司一介走了过来。他把我们带到一边，对司一介说：“一介兄，这事儿有点棘手。”

说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问道：“这位是？”

“我侄子，跟班跑腿儿的。”听司一介这么一说，我虽然心里不爽，但也笑着跟人打了下招呼。

这位探脉人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手捂胸前，微微鞠躬，说道：“在下上官绯，绯红的绯，幸会幸会。”对方彬彬有礼，而且说话挺随和的，笑容满面，感觉和刚才严肃的样子相比像换了个人。我也赶紧自我介绍：“我叫商无量，估量的量。”

“客套话留到喝茶的时候聊，说正事，大概什么个情况？”司一介点了根烟。

“嗯，这块地……”上官绯指了指身后，“刚拆迁，准备挂出来拍了，地段不错，价值不菲，大老板很看重。根据老板的情报，垂涎这块地的公司多得很，而且都是行业里不缺钱的主。虽然我这老板也不差钱，举牌子喊价的事儿也不怵，但心里总有块石头似的放心不下，想让我来断断风水。一介兄你别介意，生意人嘛，有风水生意自然也要接，总不能成天穿山探脉，赚刀尖上的钱嘛。”上官绯笑了笑。我心想，你刚才玩的那套“天女散花”在我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刀尖上的生意啊，难不成探脉淘金比这还凶险？

上官绯停顿了一下，接着表情略显严肃地说道：“这块地以前是个医院，拆迁后腾出来的，而且这医院以前邪得很，得病死的人不多，跳楼上吊自杀死的病人倒是不少。”

“这么邪乎！会不会是有什么脏东西？”我突然忍不住冒了这么一句，转头看了眼司一介，但显然他对我的话极度不屑。

上官绯一愣，笑了，说：“一介兄，你这侄子有点意思，刚入门的？”

“入啥门啊，门都还没摸着呢！”司一介把烟头掐灭，冲上官绯说道，“别理他，你继续说。”

我心里很不爽，心想，你个司一介，平时不教我，关键时刻出丑了吧。

“嗯。”上官绯接着说，“后来拆迁的时候也有怪事，医院停车坪下面还有个地下室，挖了一看，全是一堆一堆的黑色塑料袋，拆了才见着，里面全是黑土。医院说是医疗设备焚化后还没来得及处理，没过两天，连夜来了几辆渣渣车，全给拖走了。有人怀疑是尸体，有些人还绘声绘色地说，黑土里还有没烧干

净的人骨头。”

“那这地方岂不晦气得很？这么说，风水也该是不好了？”我听上官绯这么一说，忍不住又插了一句嘴。

司一介摆了摆手，没有理我，转而问上官绯：“你怎么判断？”

上官绯埋着头想了想：“如果这地方真的有‘玄场’，那这块地怕是弊大于利啊，虽说有些‘玄场’可以拿凤羽木来盖，但要是场力太大的话……”

从这里开始，我听得云里雾里了。我拉了把司一介，小声问：“小叔，玄场是什么？”

“你就理解成你想的那个脏东西好了。”司一介不耐烦地说道。

上官绯笑了笑：“一介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小兄弟诚心要学，你干吗不给人家讲透？”说完他向我解释道，“所谓玄场，也叫玄念场，也是行道里自古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名字，不过老古董的解释咱不提，用现代语言来说，这是一种能通过人的意念增加事物发生概率的力量。打个比方，假如一群人在玩骰子，骰子扔起来，落地后马上拿碗盖住，按理说，这骰子是大是小，应该各有五成的概率吧？”

我点了点头。

“但在玄场里，如果这群人中大部分的人心里想着，这骰子一定是大，那这碗一揭开，骰子是大的可能性就极高。”

“这……这么玄乎？那……那刚才上官兄转的那轮盘，也是这地方的玄场搞的鬼了？这……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听上官绯这么一说，我有点结巴了。

“哈哈，至于是什么原理，众说纷纭了。从古至今，探脉圈子研究这个的也不少，到了现代，甚至有些科学圈的人也在研究，但没个结论，是吧一介兄？”说完，上官绯冲司一介眨了眨眼，司一介不置可否没开腔。

“所以，有玄场的地方，怪事就特别多，可能有好事，但要是出坏事，就是大事。”上官绯表情严肃了起来，“比如说，这个医院有个病人因为偶发事件跳楼死了，那这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病人心里怎么想？”

“肯定老惦记这事儿呢。”我应着他的话回答道。

“对了，如果恰好这医院附近有玄场，这些惦记，就可能化成对现实产生影

响的意念，于是同样的事再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一旦多次出现这种事，开始不信邪的人，心里也会忍不住往那方面想，这样一来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坏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那要是遇到好事，也会这样？”

上官绯点了点头：“所以有些人有些地方，一旦遇到坏事就停不住，遇到好运气也是接二连三，就是因为有玄场。”

“上官哥，你这么一解释我大概是明白了，那探脉人点风水也是一样的原理了？利用玄场，引导人们往好的地方去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如果遇到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的地方，就得拿东西去破玄场，否则要转变人的集体意念，倒难了。”

“嘿，我说一介兄，你这侄子一点就通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再过一阵我们这些前辈都要被赶在沙滩上了，哈哈哈。”

司一介拍了下我的肩膀，摇了摇头：“刚出门的都以为走外面的路和在自家后院遛弯没啥区别。别让这小子得意，回到正事上来，你的意思是，这块地十有八九有玄场了？”

上官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你们来之前，我手上四轴石正好用完了，就玩了个把戏。结果你们也看到了，这里不仅有玄场，而且很密集，轮盘能精准地转对数字，而且飞刀也未落在我身上，说明这玄场几乎能使概率达到八成，相当强了。”

“是不是还说不准呢！走，拿上四轴石，不要把戏，认认真真地测一回。”

司一介打了个手势，朝对面的人群走去。

上官绯向老板打了下招呼，老板姓方，他称呼对方方总。然后上官绯简单介绍了一下我和司一介，便取了司一介带的四轴石和凤羽木，走进空地。

他在空地中央把四轴石放下，然后绕空地走了一圈，四个角各摆了一块凤羽木的毛料，最后回到空地中央，蹲在地上朝四下看，摆弄手里的四轴石。过一会儿，他招呼方老板的手下过去，然后四个边各站了一人，每人开了一瓶纯净水，朝空地中央倒。

“小叔，这四轴石到底是做啥用的？”